



03

绝色宫廷系列

兰陵皇妃

下

杨千紫 著

我，好想回到你身边啊。
可是，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
身老沧州。
衷情难诉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50 EAST LEXINGTON AVENUE
NEW YORK, NY 10017

兰陵皇妃

LAN LING HUANG FEI

杨千紫◎著

下

绝色宫廷系列03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杨千紫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兰陵皇妃. ① / 杨千紫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9.9

ISBN 978-7-5313-3586-3

I. 兰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6311 号

兰陵皇妃. ①

责任编辑 杨学会 王晓娣
责任校对 范丽颖
装帧设计 李 嵩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深 蓝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195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586-3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Chapter 1	花自飘零水自流	001	
	Chapter 2	乱花渐欲迷人眼	031
Chapter 3	杨柳青青渡水人	055	
	Chapter 4	望仙楼上望君王	095
Chapter 5	爱此山花四五株	121	



Chapter 6	倚遍危楼十二阑	147
Chapter 7	画眉深浅入时无	179
Chapter 8	报答生平未展眉	209
Chapter 9	至又无言去未闻	237

Chapter One

花自飘零水自流



他用尖尖的下巴摩挲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抱得更紧了些，喃喃地说：“有时，我宁愿你不要像现在这样聪颖倔犟。起码从前……你从未想过要离开我。”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

雾气弥漫，隐隐透着一抹幽暗的红色。

这个森林仿佛无边无际般，没有光明，也没有方向。重重迷雾之下，四周依稀可以看见无数参天的枯树，瘦长的树干上缠绕着层层藤蔓，就像一双双绝望的手，伸向未知的前方……

当我恢复意识，就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这片黑暗的森林里行走，好像受了某种蛊惑，一直一直往前走，却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……

不行，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。我奋力抓住身旁的一根树藤，不让自己的身体再往前走。可那树藤外面的干皮却缓缓掉落，露出一抹冰凉的白色来……我低下头，却发现自己握在手里的，竟是一截森森的白骨，那抹幽冷的白色掩映在四周暗红色的雾气里，有种说不出的阴森恐怖。

我脊背一凉，却咬着牙没有松手。这时，半空里忽然飘来一个有点耳熟的男声，恍惚而遥远，不带一丝杂质，仿佛这声音就是由这无从捕捉的血色迷雾汇集而成的……

“丫头，胆子倒不小呢。”他的声音我仿佛在哪里听过，似笑非笑倒像是带了一丝赞许。

这时，只见眼前一道蓝光划过，风景霎时一变。

天空晴朗得就似碧色琉璃，浓雾也已散去，露出一片空旷而

明亮的天地来。地上却有一缕奇异的红，映透了苍蓝得近乎虚假的天……

大片大片的无叶红花开在脚下，我一愣。

这种花我曾在画上见到过，也曾听过有关它的传说……

嫣然凌厉的姿态，凄清绝美的容颜，如血一般开在脚下，仿佛红色的绝望浪花，幽幽地绵延至天际……我一时间被这种诡异而繁华的美所震撼，不自觉地俯下身来，颤颤地伸手抚向那株奇异的红色花朵，怔怔地自语道：“彼岸花……”

彼岸花又称曼珠沙华，花红无叶，颜色凄艳如血。相传此花只开在黄泉，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……我也曾经听过这样的诗句：“彼岸花开开彼岸，奈何桥前可奈何？”据说这种花，花开一千年，花落一千年，花叶生生相错，世世永不相见，听起来就十分凄凉。或许死去的人，就是踏着这凄美艳丽的花朵通向幽冥之狱的。

“不要碰它。你会后悔的。”这时，那个男声又自身后响起，清冷的，遥远的。我的耳朵一动，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那个神秘又爱美的道士来，我猛地收回要去抚摸彼岸花的双手，回身惊道：“无尘道人？”

“你竟然这么快就认出了我的声音。丫头，别来无恙啊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，很近地响在我耳边，却有一双陌生而又冰凉的手掌在同一时刻覆住了我的眼睛，“不要看我。彼岸花前不见人，我还不忍收了你的魂。”

我怔住了，一时任他蒙住我的眼睛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……”

他的手臂微微一加力，一只手指已经抵住我的喉咙，他说：“不要再问没有用的话。我顺手救你，无非是觉得你还算是个

聪明的女人。”他的脸凑近了我，鼻子呼出夹杂着奇异芳香的热气，他的声音里似有迷茫，“元清锁，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你告诉我，如何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心？又如何能不辜负另一个女人的心？”

我怔了怔，说道：“这个问题，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给你答案。坚持还是放弃，辜负还是被辜负，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。我只能劝你一句——”我顿了顿，其实这也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吧，“遵从自己的心意，且行且珍惜。只要曾经真正幸福过，那么不管结果如何，其实都没有关系。”

四周安静得诡异。明明有光，可是这种静，却像深夜里黑暗的死寂。直到无尘轻轻一叹，才打破了这片彼岸花海前诡异的沉寂。他沉默了许久，说道：“话是好听，可是未免冠冕堂皇了一些。丫头，关于真正的情爱，其实你还是不懂。我们，都不懂。”

我微微一怔，刚想再说些什么，他却忽然松开了我。眼前蓝光一闪，转瞬间我已经置身在一片冰凉的水波里，他的声音随着幽暗的水纹自四方传来：“丫头，后会有期。记得下一次，不要再被水鬼缠住，也不要再来叩天罗地宫的门……”

水底寒冷，我挣扎着想要游到岸边，可体内却再无力气，终于缓缓地失去了知觉……

二

我仿佛沉睡了很久很久，骨子里的疲惫渐渐散去，我睁开眼睛，忽然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。

日光有些刺眼。

四合如意纹的梨花妆台，鼓面梨花木小凳，透着熏香的白色纱帐……这个房间让我感到如此熟悉，却又有些陌生。我就好像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，又再次重返人间似的。

我迷迷糊糊地坐起身，侍女小蝶关切地迎上来问：“小姐，昨晚你着了凉，夜里都发烧了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

她不问还好，这样一说，我才开始觉得头昏昏地疼，一跳一跳的，眼前也有些发黑。

原来竟只是一夜吗？为什么我却觉得，自己好像沉睡了很久很久，刚刚才灵魂附体一样？

“我没事。”我习惯性地回答道。难道那片长满枯树的森

林，如血的花海，以及无尘道人忽然动听起来的声音，都只是我的一场幻觉吗？

自从得到元氏的青睐之后，我在府中的待遇改善了不少，每天早晨都有人伺候我梳洗。小蝶递过来一条热毛巾，说：“小姐，先擦擦脸吧。”我这才发觉，光是想起那个诡异的梦境，就已经让我的额头渗出一层汗来了。

我还真是胆小啊。接过毛巾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稍稍鄙视了一下自己。

小蝶犹豫了片刻，说：“小姐，宰相大人派人召你过去呢。”说着，她的脸上浮现出为难的神情，终是忍不住又说起来，“听说司空大人向宰相大人请了辞，想要带你一起回司空府。可是宰相大人却要他……要他亲自去迎娶颜姑娘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一愣，脑子里迅速把这一切过了一遍。宇文慵是去提亲的，总不能带我一起吧？真是个绝佳的落单机会啊！想起昨夜宇文慵抱着我时暴虐压迫的眼神，我就有些发憊，心想我终于可以离开他了，不由得扬唇一笑：“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离开这宰相府了。”可是转念一想，青鸾镜还不知去向，我若走了，岂不是又将端木家的使命置之度外了？心里有些为难，眉头又锁了起来。

小蝶被我瞬息万变的表情搞得有些纳闷，愣愣地看着我，还以为我受了刺激神经错乱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小姐……你没事吧？”

我摇摇头，走向她身后的几个侍女，她们的手上都端着银盘，在床榻旁边站成一行。我坐到梳妆台前，铜镜中的自己有些憔悴，面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，只有一双眸子晶莹透亮，黑白分明，似是闪烁着永不服输的光芒。

西苑的正堂，宇文护和元氏坐在正位，宇文慵坐在左侧下首。远远看去，三个人谈笑甚欢，在不明所以的人看来，恐怕还以为这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温情画面呢！

可是又有谁知道，元氏昨晚还曾派人来找我问话，想要从我口中问出有关宇文慵的一举一动。以他的才智和野心，也许稍有风吹草动，大宰相宇文护就会采取行动。可是元氏不知道，我所描述的事实都是处理过的。虽然宇文慵并没答应过我什么，可我却也不会去害他。

房间里摆满了绸缎锦帛，金银珠宝，用一只只檀木箱子装着，开着盖子铺了一地。

我心中暗笑，宇文慵果然是个知冷知热的人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走，这样不但保全了自己，而且还打着结婚的幌子，换来这么一大堆金银财宝来。

其实后来细想，陈国吴明彻虽然没有惊世之才，却也不算无能之辈。陈国大军压境，他此次特意带来了兰萍那个性子嚣张的女人，恐怕他本就是挑衅生事，惹出什么争端，好趁机跟周国翻脸。只可惜他还没有置自身生死于度外的魄力，再加上斛律光态度不明，这才使他怏怏地无功而返。

可是宇文慵顺利地平息了这件事，反倒显出他的胆色和魄力来。宇文护多疑忌才，以后自然会多提防几分。所以这一次宇文慵虽然表面立了功，可是对他来说，却未必是一件好事。想来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才会主动请辞，向宇文护表明自己并无野心。哪知宇文护却顺水推舟让他去接颜婉过门，以此来拉拢颜婉背后的势力。对宇文慵来说，这也算是个意外收获吧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头莫名地闪过一丝不快，他终是要收颜婉

进门的。我低头叹了一口气，抬腿往堂内走去。

我笑吟吟地走向宇文护和元氏，刚要走近向他们请安，可在经过宇文慵身边的时候，却清晰地嗅到他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，连房中的金兽香炉中散发出的丝丝缕缕的熏香都掩盖不住。他曾离我那么近，他曾那样抱着我……这种味道，仿佛从昨夜起，就混合着午夜清冽寒冷的冷玉池水，无比清晰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忍不住侧头看他，他的眸子乌黑明亮，脸上隐约有些憔悴，仿佛是一夜未睡。想起昨夜他怀里的温度，和深夜刺骨的池水，我有一瞬间的失神。我本就着了风寒，一直都在硬撑，恍惚间，脚下忽然一软，眼前一黑，软软地往地上跌去。

一双熟悉的手掌稳稳地扶住我，有力的手指钳着我的手臂，灼热而温暖。宇文慵的黑眸近在咫尺，我可以从那双清亮的瞳人中看见面色苍白的自己。

他一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。我莫名地有些心虚，匆匆别开目光，落到他腰间悬着的一颗圆润的明珠上，我一愣。

那颗明珠通体光亮，散发着玉一般温润的光芒，四周隐约有荧荧的紫光闪烁跳跃，似一层薄薄的雾气。

那是镇魂珠特有的光泽，我绝对不会认错！

我睁大了眼睛看他，几乎就要问他这珠子是哪里来的了，却恍然意识到场合不对，便赶忙勉强站起身，虚弱地扬唇一笑，恭恭敬敬地跟宇文护和元氏请了安。

“清锁，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，不如在这儿多歇些日子，等慵儿接了颜姑娘，再回来接你回府。”元氏见我面色苍白，魂不守舍，以为我是因为颜婉的事情不痛快。

“多谢姑母关心，不过我没大碍的，只是昨夜没睡好罢了。”

司空大人办喜事，当然要风风光光的，我也想尽快回府为他打点一下。”我回头看了一眼宇文慵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彼此眼中都有些讽刺。

“那好吧。”元氏见我这样说，也不再坚持，“慵儿，那你就先送清锁回司空府吧。”

“不用了。经略使府在西，司空府却是往北，不顺路呢，误了吉时就不好了。我既然能自己来，当然也能自己回去，请姑母放心。”我急忙拒绝道，心想这也许是个重获自由的好机会，我怎么可以就这样错过呢？

宇文慵的眸子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暗淡，但片刻间又恢复如常，他说道：“清锁聪明伶俐，岂是一般人能伤得了的？姑母放心好了。”

元氏见此情景，还以为我俩在斗气，笑着叹了一口气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

我瞪他一眼，目光又落到他腰间的镇魂珠上，心中揣测不定。

此时已是初秋。园中的盛夏之景已经渐渐褪去，空气还是潮湿闷热的，风中却已夹了一丝细微的寒意。

我与宇文慵并肩走出西苑正堂。明天就要分道扬镳了，这对我来说，是一个逃离他掌控的好机会。可是青鸾镜尚无消息，镇魂珠又在他身上，我真的可以就这样走掉吗？我忍不住又瞥向他腰间悬着的圆润明珠，心中犹豫不定。

“你喜欢这珠子？”他的声音自耳畔传来，却遥远如天际。我一怔，惊讶地抬眼看他，原本以为，他不会再主动跟我说话了。

转眼间我们又走到了梨园。

梨花已落，满地堆积的粉白色花瓣层层叠叠，碧梨池的水还是一样碧绿凝香。

还记得那日，我也曾跟他并肩站在这里，他冷冷地看着我说：“元清锁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”然后，我为了逼退颜婉而紧紧地抱住他，他温热的呼吸仿佛还萦绕在耳边……原来一再挑战他忍耐极限的我，如今还是好好地站在这里。

我心中一瞬间有些感慨，只是呆呆地看着他，良久，表情还是愣愣的，老实回答道：“是啊，我喜欢。”

我眨眨眼睛，又补了一句说：“这本来就是我的。”

宇文慵见我这样，微微一怔，随即脸上浮现出一丝浅淡的戏谑而宠溺的笑容，其中还有种深深的无奈，他扬唇道：“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就都是你的吗？”

我一愣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于是选择不回答，只是探究地歪着脑袋瞅着他，索性摊开来说：“我以为你再也不想看到我了。”

“这句话，应该由我来说吧。”他的笑容忽然很清浅，没有了平时那种冷漠嚣张和暴虐，“昨晚，我一直在想你……想你说过话。”

一阵微风袭来，掠动了前额的碎发和轻纱水袖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他会这样平和暧昧地跟我说话。

忽然他伸手为我把刘海儿别到耳后，指尖温温的，触在我冰凉的脸颊上，有种异样的舒适。我心中错愕，下意识地往后一躲，他修长而好看的手倏忽地僵在半空。

气氛莫名地有些古怪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轻声地说。看着他一瞬间受伤又自嘲的眼